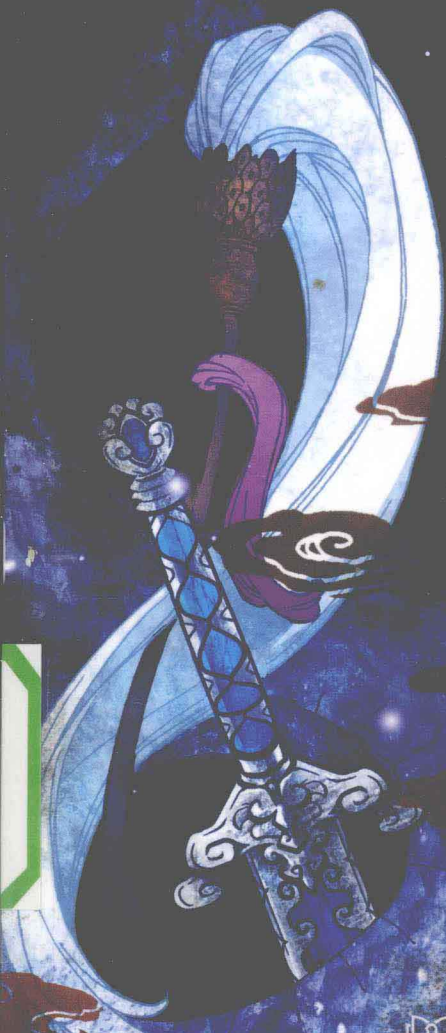


凤御九秋◎著

氣御十年

第三部 九战九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点名时间



17K小说网 .com



风御九秋〇著

氣御年

第三部 九战九华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气御千年. 九战九华 / 风御九秋著.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40-7548-4

I. ①气…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9064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总编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8

字 数 / 439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001	第十八章	开派大典
020	第十九章	幽冥禅院
052	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
087	第二十一章	人人彀中
145	第二十二章	天龙那伽
194	第二十三章	东华帝君
227	第二十四章	道法无边
273	第二十五章	吴越同舟
300	第二十六章	十二神兽（1）
374	第二十七章	十二神兽（2）

苍天垂怜

由于长时间没有开口说话，温啸风的声音略显沙哑，尽管如此还是依稀能够听出当年的口音，而一句九弟也使我马上找回了当年同殿学道的感觉，一时之间心潮澎湃，反倒说不出话来了。

“己丑年。”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出了年代。

“我已经在那云峰之上呆了三十多年？”温啸风很快计算出了年头，他是古时之人，自然懂得天干地支的计年方法。

“是的，八哥，你快躺下。”我见他头脑清醒了很是高兴。

“九弟，你是不是用了往生阵法？”温啸风从紧张的情绪中缓了过来，双腿开始打颤。

“是的。”我急忙伸手扶他躺了下来。我的气息与样貌与前世极为相似，而且我会的法术温啸风也会，所以他轻易便猜到了我使用了往生阵法，已经再世为人。

“苍天垂怜，让你我兄弟二人再度聚首。”温啸风的声音嘶哑无力，看得出来他已经病入膏肓。

“八哥，四师兄和六师姐就在隔壁，你想不想见见他们？”我见温啸风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这才向他说起金刚炮和慕容追风。

温啸风听到我的话，微眯双眼望向旁边房间，明显的是出于习惯，想要观察他们二人的气息。

“不要御气。”我见状急忙延出灵气封住他的气海，阻止他调御自身灵气。他身患绝症，使用灵气会加重他的病情。

“紫气巅峰？！”温啸风调御灵气不果，抬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苦笑着点了点头没有接他的话茬，不管是紫气还是紫气巅峰都没有办法医治他的疾病挽救他的生命，不提也罢。

“八哥，四师兄使用的是封神锁魂法，六师姐用的是御气延灵术，他们现在都不是本来的躯体了，你不要惊奇，我这就叫他们进来。”我冲温啸风简略地介绍了一下

黄溯风和慕容追风的情况。

“御气延灵？”温啸风皱着眉头无力地重复了一句。土属弟子使用封神玉保存神识的方法温啸风自然知晓，而邪恶的御气延灵术他自然也知道。

“她也是无奈为之。”我冲温啸风点了点头，转身喊了一声，片刻之后金刚炮和慕容追风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温啸风见到慕容追风和金刚炮并没有马上开口，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按照古时礼节，温啸风排行在黄溯风和慕容追风之下，见面应该率先行礼问好。而现在温啸风只是点头而没有开口，这就表明他并不能确认进来的这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就是前世的四师兄黄溯风和六师姐慕容追风。

“啸风子，你感觉如何？”慕容追风率先开了口。她前世虽然性格孤僻怪异，但是跟温啸风这个玩物丧志的师弟关系还不错。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温啸风当年曾经给她画过一幅画像，画像里巧妙地以坐石拈花的巧妙姿势掩盖了慕容追风的侏儒体态，这幅画像令慕容追风大为开怀。不过她生性刻薄，虽然今世性情有所缓和，但是前世与诸位师兄兄弟相见一律都是直呼道号。

“你是六师姐？”温啸风挣扎着坐了起来。慕容追风虽然不是原来的躯体，但是声音和气质却依旧如往昔，说话仍旧略带福建方言。

慕容追风见温啸风对她持怀疑态度也并不恼怒，扬袖露指放于鼻翼，微闭双目作拈花陶醉神情。她的这个动作正是当年温啸风为她画的那幅画像里的动作。

“六师姐，啸风子稽首问安。”温啸风见状大悟，急忙挣扎着起身想要稽首行礼，奈何他身患绝症手脚无力，气海之中的灵气又被我封住无法御气支撑，竟然连翻身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八，你等着，我给你拿人参汤去。”金刚炮见到眼前的情景，急忙转身跑了出去。

“九弟，他是何人？”温啸风疑惑地看着大呼小叫地跑出去的金刚炮。

“他就是四师兄黄溯风。”我苦笑着点了点头。金刚炮这个矮胖子跟当年高大魁梧的黄溯风差距真的是太大了，两者之间根本就是黄鼠狼和肥耗子的差别。

“师姐？”温啸风又转头看着慕容追风，目的自然是要进一步确认我的话。

“溯风现在是我的外子。”慕容追风笑着点了点头。

“紫阳观现在还有何人？”温啸风猛然之间提高了声调，似乎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只有咱们四人了。”我急忙回答道。

“师姐九弟，五师兄是叛徒，欺师灭祖，残杀同门，三师兄就是被他所害的。他日若有相遇……”温啸风的声音越来越大，奈何他本来就体虚无力，情绪过分激动之下竟然晕厥了过去。

我见状急忙站了起来，刚走到门口就见到小雪手里端着木盘走了过来，上面放着两只瓷碗，隐约传来的苦涩之气和淡香之气说明她端来的正是人参和龙蛻。

我伸手接过小雪端来的木盘，转身走了回来准备为温啸风灌服。慕容追风见我不善护理，急忙接过了瓷碗和汤匙，示意我将温啸风扶起，由她细心地将那两碗贵比黄金的汤药喂了下去。

“老于，问出啥来了？”金刚炮推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那两包所谓的药品。

“他是犯人吗，你还想逼供？”我没好气地横了金刚炮一眼。温啸风此刻的情形并不乐观，唤醒之后并不适合问他太多的问题。温啸风所说的老五叛教的事情我们也早就知晓了，至于他跟随齐御风远战东海的情景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

“还有俩钟头天就亮了，老八这个样能参加开派大典吗？”金刚炮根本无视我瞪过去的眼神。

“背我也得给他背上去。”我语气有些凝重道。我连已经死去的公羊倚风都请来了，自然不会落下生病的温啸风，他是当年紫阳观九大弟子之一，于情于理都应该参加这种隆重的典礼。而我之所以在开派前夕将他唤醒，为的也是这个。

两碗奇药灌下去，温啸风很快便醒转。

温啸风虽然醒了过来，但是身体还很是虚弱。我见到这个情景便开始先行向他说明了我和金刚炮身上发生的事情，金刚炮虽然浑噩好在他还有黄溯风的记忆，所以很快二人便互相相认见礼，气氛开始融洽了起来。

我转而向温啸风转述了我当年下山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当听及我与大师兄双双使用逆天诀引发天谴时温啸风摇头叹气。听及我差点将前世的法器卖掉时温啸风好奇地追问原因，金刚炮见状急忙拉着慕容追风离开了：“老婆，让他俩叙旧，咱出去忙活正事儿。”

见金刚炮和慕容追风离开，我这才将金刚炮当年的丑事说了出来，换得了温啸风一阵爽朗的笑声。

“八哥，你们当年奔赴东海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见温啸风精神好转，这才出言发问。当年老大被逐，我辞师下山，二五七八去东海，三六看家，老四面壁，紫阳观九大弟子从那时候就断了音信。

温啸风听到我的问题，叹着气讲述起了当年发生的事情，当年的战况我虽然在姐媚儿口中间接地了解了一些，但是姐媚儿知道的远远没有温啸风这个亲自参与战斗的人详细，战斗的场面比姐媚儿转述的更加惨烈。由于紫阳观众人有着风行凌空之术，所以率先加入了战事，由于有着观气之术可寻敌踪避实击虚，四人屡屡见功而无损伤。后期的变故跟姐媚儿所说的完全一样，四人分成了四组，到最后被人各个击破了。不过温啸风当时却并没有怀疑问题出在老五叶傲风身上。

“八哥，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怀疑傲风子？”

“因为当时我被落云山的道士所伤，是他用东海圣物碧珊金桐救下了我……”

碧珊金桐

“碧珊金桐？”我忍不住惊呼出声，“他怎么会有碧游宫镇宫宝物？”我之所以如此惊讶是有原因的，因为碧珊金桐乃碧游宫的镇宫三宝之一，乃真正的天地灵根，传说除了可以令肢体再生之外还可令服用之人长生不死。

“据他所说是偶然所得。”温啸风摇头说道，很明显他也不相信叶傲风的话。

“八哥，他给你服用的很可能不是碧珊金桐，不然的话你不应该会染此重疾。”我疑惑地说道。

“的确是碧珊金桐，他自己也服食过了，”温啸风神情萧索，“不过碧珊金桐却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异，而且还有很严重的反噬。”

“什么反噬？”我惊讶地问道。传说往往夸大其词，就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服用太岁可以长生不老一样，碧珊金桐可以令人长生不死也应该是夸大其词的传闻。

“碧珊金桐会逐渐耗损修道之人的修为，当灵气耗尽之后会如入秋草木一般行动迟缓生机萎靡，最终寸步难行。直至三百年后方可逢春吐绿再度修为。”温啸风摇头叹气。

“傲风子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出口追问。

“然。”温啸风点头说道。他虽然听得懂也可以说现代的语言，但是有时还会不自觉的带出古时的习惯。

“原来他体内的植物染色体是碧珊金桐。”我终于恍然大悟。当初总部对叶傲风断指的检验结果只能验出他体内多出的植物染色体属于一种梧桐类的植物，我当初也想过几种神异的梧桐类植物，不过却没往这上面想。因为碧珊金桐我曾经在青湖孤岛外的山峰上砍伐过，不过那只是普通的碧珊桐，而碧珊金桐却是碧珊桐的鼻祖，天下只在碧游宫长有一株，原本以为碧游宫守卫森严，叶傲风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却没想到他竟然得到了。

而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来看，叶傲风自己取得碧珊金桐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他们当初并没有机会进入碧游宫，所以他得到碧珊金桐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攻破碧游宫的三教门人带出来送给他的，而且此人必定位高权重，不然的话不可能将如此珍贵的战利品送给叶傲风，至于此人是谁，以及为什么要送碧珊金桐给叶傲风我们自然不得而知。

“八哥，当年战事结束之后，你和傲风子去了哪里？”我将思绪拉了回来，从东海战事到现在足有一千多年，这么多年他和叶傲都干了些什么也是我所关心的。

“当年落云山的敌人对我穷追不舍，无极观众人的目标则是七师兄，至于二师兄则被一释教高僧追赶，肯定去的远了，不然观气之法不可能寻他不得，”温啸风摇头叹气，“我获救之后苦寻二师兄和七师兄不果就回到了紫阳观。而傲风子将我救下之后便离去了，并没有回紫阳观。”

“鸿鹄掠影和紫云追月也的确不可小视。”我皱眉说道。

“八哥，你当年是什么时候回山的？”我想了想又问道。温啸风既然在后期回到了紫阳观，那他不应该不去见黄溯风。而黄溯风也不可能不记得他。

“碧珊金桐虽然救下了我的性命，却也令我失去了紫气修为，找寻二位师兄不果以后，我便偷暇去拜会了几位红颜，回山之时已经是五年之后了。”温啸风跟我关系密切，所以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自己当年的行踪。要知道古时交通不便，失去了紫气便无法凌空而行，数千里的路程就算是骑乘马匹也得好些时日，更何况当年三教灭截沸沸扬扬，他还不肯光明正大的回返，所以先跑到温柔乡里待上一段时间也是明智的举动。

“八哥，你当年回山时山上还有哪位师兄？”我抬手看了看表，距离开派还有四个小时，还能说上几句。

“数千门人已经去了十有八九，四师兄已经去了，六师姐不知所踪，紫阳观只剩下了三哥和为数不多的弟子。”温啸风回忆着说道。参汤和龙蛻已经开始起作用，他的脸色红润了许多。

“从那以后你便一直留在紫阳观？”我转头看到金刚炮留在桌上的香烟，伸手拿过却发现自己身上并没有再带打火机，顺手又将香烟放了回去。

“灵气耗损殆尽之后我便无法行动，一坐就是三百年，如若睡去也就罢了，奈何虽然无法行动神识却依旧清醒，可闻不可说，可见不可挪，”温啸风仰天长叹，“九弟，你能想到为兄当年的感受吗？”

“幸亏还有三哥陪着你。”我苦笑摇头。长生不死如果是这般模样，那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若不是三哥每日来坐上一个时辰给我讲述一些外面的消息，我恐怕早就疯癫了。”温啸风点头说道。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感激龙鸢风的，不过龙鸢风本身是条青石蟒，比老四黄溯风还要木讷，让他给人说话解闷能越解越闷。

“后来怎样了？”我又问道。

“我恢复行动之后便开始苦修道法以求再度天劫，奈何三哥为异类修道，无法为我护法，没有紫气我便无法施展师门轻身法术，自然也行不得远。如此数次。直至三哥在元朝初期化龙成功，待我再度苏醒之后修行道法聚气冲紫时替我挡了天谴恢复了紫气，而那时已经是明朝末年了。”温啸风回忆着说道。

“两次木化之间相隔多长时间？”我又问道。温啸风所说的这些与我先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相符的，龙鸢风的确是在元朝化龙成功的，而他之所以没有离开紫阳观很可能出于对门派的不舍，因为那时候紫阳观就剩他自己一个亲传弟子了，他如果离开，紫阳观便会成为一具空壳。而温啸风先前所说的木化三百年也与年代对的上，从明朝末期到他在建国初期的这次复苏也正是三百年的时间。

“如若未度紫劫只有七七之数，倘若度了紫劫会延长一纪。”温啸风回忆着说道。

“八哥，你身上的痼疾是怎么回事，你现在为何还保有紫气修为？”开派大典马上就要开始，而我脑海里却仍有许多疑问。因此迫不及待地追问温啸风。

“那得从明崇祯年间说起了，”温啸风的鼻翼开始剧烈的抖动，“崇祯十三年，傲风子回来了……”

强封元神

“他出卖同门离教叛道，还有脸回来？”我发出了一声冷哼。

“虽然当年我和三哥也曾听闻到了一些关于他出卖截教道友的传闻，但是我们却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他回山之日，我和三哥还是热情地迎接了他，”温啸风微一停顿，“毕竟他当年也对我有过救命之恩。”

“他回来干什么？”我插嘴问道。

“你且听我给你细说。”温啸风抬手示意我不要急躁，转而将前因后果缓缓道了出来。

叶傲风当年回山是独自一个人回来的，而且他还有着紫气修为，虽然温啸风怀疑他何以会拥有紫气修为以及是何人助他挡了紫劫，但是同门久别，再次聚首的欢愉冲淡了他的疑问，三人在观气轩饮酒叙旧直至酩酊大醉。

而当温啸风酒醒过后却发现叶傲风和龙骖龙并不在房间里，使用观气术一看，发现二人的气息出现在了紫阳观的后山，奇怪的是龙骖龙的气息正在急剧萎靡。而当温啸风赶到后山时眼前出现的景象将他惊呆了，龙骖风天罡气穴被破已然晕死过去现出了原形，而叶傲风正在擦拭血迹将法剑归鞘。

“以他的修为伤不了三哥，他用的什么诡计？”我出口打断了温啸风的话。龙骖风已为青龙之身，正面相斗叶傲风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你还记得大师兄当年是如何加害于你的吗？”温啸风抬头看着我。

“处子天葵？”我顿时醒悟了过来。修道男子为阳体，而处子天葵却是至寒极阴之物。当年马凌风就试图使用此物毁我道行。

“正是此物。”温啸风点了点头。

温啸风见到这副情景自然是怒发冲冠，怒声喝问叶傲风为什么要行此恶举，而叶傲风的回答却令温啸风感觉他在痴人说梦，怒极之下便抽出随身所带的莫邪宝剑与之拼斗。

“他当初是如何回答你的？”我疑惑地问道。

“诸法实相，涅槃无名，不实不虚，亦真亦假，”温啸风面露疑惑神情，“这几句话说得无头无脑，时至今日为兄亦参它不透，想必是那傲风子那奸贼无语搪塞之言。”

我点了点头没有插嘴，这几句话叶傲风在王艳佩的坟前也曾经对我说过，显然有它的深意，可惜的是我也理解不了。不过现在明显的不适合向温啸风讲述这些，不然

会打断他的思路。

接下来的事情基本上就在我意料之中了，温啸风的确不是叶傲风的对手，不过叶傲风也并没有对他痛下杀手，只是使用除魔诀将其震晕带走了龙骖风。而温啸风醒转之后听门人转述，叶傲风是指挥着一干兵卒将龙骖风抬走的，他们也并未对紫阳观有其他的不敬之举，至于将人带到了何处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温啸风醒后当即下山寻找营救，但是始终渺无音讯，线索全无，直至温啸风被碧珊金桐折去了紫气方才郁郁地回到了紫阳观，而那时紫阳观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温啸风无奈之下只好进入掌教的闭关之所自封而隐，等他再次恢复活动之后却发现紫阳观已经了无人迹，所有的建筑都已经坍塌，路径与广场也早已经被杂草覆盖，紫阳观彻底完了。

“你的法器呢？”我笑着插了句嘴。这家伙的莫邪在明末还在他的身边，而到了建国初期就到了温倾仪手里，这就说明他在明朝末期的那段时间里又走了桃花运。

“下山寻找三哥时偶遇一韦氏女子，柔香解语，美冠群芳，为兄一见倾心，临别时便以随身法器赠之。”再忆佳人温啸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后来怎么样了？”我出口问道。听温啸风的语气，他好像并不知道这个韦姓女子给他诞下了子嗣，他更不会知道此人的后代目前正带着莫邪来到了紫阳观。

“苦矣。”温啸风摇头苦笑。

他刚刚恢复行动的那段日子过得很辛苦的，紫阳观没了，他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几乎连糊口都成了问题，而且他没有身份证件也没有办法找寻工作以为谋生。所以他在恢复修为之前甚至还乞讨过，后来流落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遇遇到了林家老爷子，林老爷子慧眼识材，见他虽然落魄潦倒但眉宇傲然气度不凡，一谈之下竟然发现他身怀道术，便热情将他引至林家，接济度日。

“你何时再破紫气，身上痼疾又是从何而来？”我再次抬手看了看表，离开派还有三个小时，等他讲完我还有时间把我知道的事情转告于他。

“此等绝症因何而起我亦不详知，想必是那碧珊金桐反噬所为，”温啸风苦笑摇头，“紫气修为全凭为兄一己之力硬拼而得。”

“八哥，你未得紫气之前有没有进过昆仑山中的紫气古城？”我在惊叹温啸风哀兵必胜独接天雷的同时更加疑惑他身上的绝症是因何而得。修道中人在无人护法的情况下聚气冲紫自古有之，虽然凶险但也有过不少成功的先例，而温啸风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冒险为了自然可以理解。

“当年为兄在破紫之前的确率人进过昆仑山为林家找寻墓葬，不过却未见昆仑山中建有城池。”温啸风面带询问的神情看着我。

“你可曾见过水属蛟龙？”我没有解答他的疑惑而是继续追问。虺蛟居住的湖泊距离秦始皇陵和紫气古城并不远，在那里也会受到严重的辐射。

“的确有之，为数甚众。”温啸风点头回答。

“你在那里停留了多长时间？”我联想到了黄眉真人当日跟我说起过的情景，未度紫劫的门人弟子从紫气古城呆上半个月就会疯癫而死。而温啸风不知道紫气古城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日他所在的位置离紫气古城还有一段距离，他那时候还不能施展凌空法术，自然不能凌空俯视。

“那处古墓门处有一群毒蜂，为兄从那里观察了月余以了解其习性，试图破之。”温啸风神情萧索，不问可知他并没有找到克制马蜂的办法。而根据他的话音，他也并不知道那处古墓就是秦始皇陵。

“八哥，那里就是秦始皇陵。”我想了想出口说道。温啸风经历的事情我基本听明白了，而后发生的事情我已经从老李的口中间接了解到了。至于温啸风的病因我也猜到了十之八九，他很可能也是受到了辐射。

不过如此一来就有问题了，因为昆仑古城当年存在的辐射明显的来源于那件逆天神器，而那件逆天神器在南北朝时期就被截教门人给偷走了，按理说神器被偷盗之后辐射会逐渐减弱，可是根据目前的情形来看那里存在的辐射却并没有减弱的迹象，这就说明那件逆天神器并没有离开昆仑古城多远，那件引起四教纷争的逆天神器有没有可能被当年的那些截教弟子带入了秦始皇陵？

温啸风对于那座古墓是秦始皇陵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而我则开始将自己和金刚炮今生发生的事情说给他听。说到龙骖风的情形时温啸风长长叹气，而他叹气的原因很明显，那就是他当年如果再向南多掠出一千三百里就会发现李自成的那座古墓，而那时候他如果出手施救，说不定龙骖风还能存活下来。

由于时间紧迫，我简略地将发生的事情说完，温啸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今天咱们紫阳观要举行开派大典？”温啸风抬头看着我。

“是的，七师兄我也请回来了。”我伸手指了指隔壁，温啸风气海被我封住无法调御灵气，自然也就无法使用观气术。

“你明日便要前往九华山？”温啸风又问。

“哪怕只剩下了魂魄，她也是我的女人。”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九弟，你收回灵气，帮我把倾仪叫过来，我想跟她说几句话。”温啸风撑臂坐了起来。

“你稍待片刻。”我叹气撤回了困住他气海的灵气，起身走出了房间。

几秒钟之后我便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因为我刚刚走出房间便感觉身后温啸风的气息猛然一盛，等我匆忙转身只发现温啸风的双手已经从头上放了下来。

“八哥，你干什么？”我愤怒地冲他喊道。他身患绝症不应该有如此旺盛的灵气，除非像当年的慕容追风一样强行封住元神，将本身残存的修为凝聚到一起，不过这么一来他虽然可以咱短时间内拥有强盛的灵气并恢复修为，却也会加速他的死亡。

“为兄之所以苟延至今是想救出三哥，而今三哥已去，紫阳观由你主持定会再起辉煌，傲风子之事由你处理我亦放心，”温啸风离床站起，“为兄明日便随你同去，

定让那无毛贼秃晓得我紫阳御气术的厉害。”

“八哥……”温啸风的话瞬时令我哽咽了，他强封元神，只剩下了三个对时的寿命，三天之后便会离我而去，而他这么做的原因我自然也明白，他是想在自己临死之前再帮我一次。

“须眉男儿何故作那女儿姿态，”温啸风哈哈大笑，“走，带我去见七哥。”

千古一窥

“八哥，七师兄的情况不太好。”我起身拦住了温啸风。

“怎会如此，那女子又是何人？”温啸风微眯双目转头西望，他灵气已然恢复，自然可以看到公羊倚风的气息有异。

“七师兄在当年东海之战时受无极观围攻，已经仙去了。”我摇头叹气，“那女子是青丘玄狐的族长姐媚儿，是她用定魂法器强行留住了七师兄的魂魄。”

温啸风听完我的话眉头紧锁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才猛然睁开转身走了出去。

观气轩依旧如往昔，温啸风信步走到了公羊倚风的房前，沉吟了片刻方才弯腰恭声：“七师兄，愚弟温啸风稽首问安。”

房间很快便被拉开了，而开门之人自然是姐媚儿，此刻已是拂晓时分，众人早已起床。

“于掌教，这位是？”姐媚儿并不认识温啸风。

“这位是贫道八师兄啸风子，”我上前几步，“八哥，这位便是青丘的姐族长。”

“无量天尊。”

“姐媚儿见过啸风真人。”

二人互相见礼后，姐媚儿伸手迎客，我伸手请温啸风先行，温啸风也不推辞，率先进入了房间。

“七哥，老八看你来了。”温啸风快步走到公羊倚风身前躬身行礼。

公羊倚风对面前的温啸风恍然不觉，只是歪头看着姐媚儿，后者急忙作势示意他应该回礼，公羊倚风这才站了起来微微稽首。

“姐族长，贫道想再见七师兄一面，可否？”温啸风伤感地看着姐媚儿。

“这……”姐媚儿为难地看着我。公羊倚风一旦除下定魂罩魂魄就有消散的危险，这一点温啸风并不知晓。

“不妨，我来定住他的魂魄。”我冲姐媚儿点了点头。定魂罩一除公羊倚风的魂魄和修为都会快速消散，换做以前我绝对不敢强行封定，而今我已达紫气巅峰，修为远在公羊倚风之上，使用灵气封住他的修为和魂魄也不是难事，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撑不了多长时间，因为灵气离体的势头极其猛烈，我必须使用数倍的灵气才能将其封挡回去。

“于掌教？”姐媚儿不安地看着我。

我抬头冲她点了点头，示意自己有把握保护公羊倚风的安全。姐媚儿这才挪步走到公羊倚风的面前。

“阎摩罗王，令止九隍，命魂不失，气封还阳，太上大道君急急如律令！”就在姐媚儿取下公羊倚风脸上的面罩时，我开始念诵封魂真言并伸出左手御使灵气将公羊倚风试图离体的魂魄封了回去，与此同时右手延出另外一股灵气稳住了他破体而出的大量灵气。

面罩一除，公羊倚风的面容顿时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定魂罩的确神异，虽然时隔千年公羊倚风的样子一如当年，面容俊朗，剑眉冲鬓，虎目凝神，不怒而威。一时之间众人的目光全集中到了这张阔别千载的面孔之上，连姐媚儿也看得入神，眼神朦胧仿佛再度回忆起了二人初识的情景。

而温啸风虽然没有什么过激的表情，但是自身气息却是产生了剧烈的波动。他和公羊倚风同是幼年入道，两人年纪也相仿，虽然公羊倚风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但再严肃的人在儿时也是顽皮的，而儿时的感情也是人生最真挚的，所以温啸风和公羊倚风虽然平时不太对路，实际上二人的兄弟感情却是极为深厚。

我此刻虽然正在使用灵气封堵公羊倚风散乱的灵气和剧烈冲撞的魂魄，内心也并不平静，公羊倚风实际上已经死了，而温啸风也只剩下了三天阳寿。

杂念一起气息便乱，截教的修行法门虽然与其他三教有所不同，但是却都讲究心静如水，悟道窥真。思绪一乱，心魔便生，封挡公羊倚风魂魄的灵气微微散乱，导致了公羊倚风隐约露出了痛苦神情。温啸风见此情景连忙收回思绪，转身冲姐媚儿点了点头，示意她将定魂罩重新安放回去。

姐媚儿走上前去将定魂罩重新归位，温啸风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出去，我收回灵气跟了出来。

“九弟，你已窥地仙之境，于我紫阳法术的参详亦登峰造极，不知你对倒逆乾坤，反转阴阳一说如何看待？”温啸风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转身向紫阳大殿走去。

“万物枯荣乃天理正道，生老病死为世间伦常，我辈修道之人以一己修为施展法术强逆阴阳尚且需要付之惨重代价，至于反阴阳改乾坤则更非我辈可以为之。”我摇头说道。俗话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世上永远没有只得到不付出的事情，我们这些施展了逆天法术的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

温啸风摇头叹气不再言语，二人来到紫阳大殿为恩师三圣真人上香。

“八哥，你是不是也知道那逆天神器？”我犹豫再三忍不住出言发问，温啸风先前的问题令我联想到了那件已经被截教弟子偷走的逆天神器。传说中逆天神器有令时光倒流的作用，而叶傲风也明显相信了这一点，时至今日尚且在四处找寻这件神器的线索。

“傲风子明末回山曾于酒宴之时说过要寻找这件神物，以求再回紫阳观鼎盛之

日，”温啸风皱眉而忆，“傲风子残害三哥很可能是想借当权者的财势倾举国之力予以寻找。”

“志坚者，为善弥巨，为恶亦重。”我苦笑摇头。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意志坚定的人可以做出很大的善举也有可能酿成很重的灾难。根据叶傲风前后的这些举动来看，他肯定是相信了逆天神器可以令他回到过去改变现状，所以他才能对龙骖风痛下杀手。因为他相信只要他找到了逆天神器，现在的一切就是虚幻的了。或许这也正是他那句“诸法实相，涅槃无名，不实不虚，亦真亦假”想表达的深意。

“你前世入门最晚，有些事情你并不知晓。傲风子因大师兄被逐一事始终对你心存怨恨，倘有机会，他定会取你性命，你当……你当问明详由妥善处之。”温啸风叹气说道。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温啸风的话我已经听明白了，他给我提醒儿是担心叶傲风害我。而让我妥善处理而不是就地击杀是因为叶傲风毕竟救过他的命，以他的作风自然不能鼓动我去杀叶傲风。而我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因为叶傲风做的那些事情令我不得不杀他，虽然一定要杀但是这话我又不能说给温啸风听，不然只能让他徒增烦恼。

“老八，你起来啦？”就在此时金刚炮从观气轩走了出来。

我和温啸风见到他的一身装扮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这家伙头上戴了顶女式假发，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上面不伦不类地挽了个冠簪。身上穿了一席青色道袍，样式倒还周正，但由于过分合身，肥肥的大肚子被勾勒的格外显眼，而脚上竟然还穿了一双皮鞋，猛一看比大街上的假道士还假。

“四哥仙容，玉树临风，愚弟拜服。”金刚炮的出现冲淡了温啸风的伤感情绪。

“有那么点味道吧？”金刚炮竟然没有听出温啸风在嘲笑他，反而伸着胳膊转了一圈。

“这皮鞋亮的，你如果下山不用三分钟就得被公安抓起来。”我没好气儿地看着金刚炮。

“老八，你没事儿吧？”金刚炮根本无视我的嘲讽，他见温啸风精神十足，疑惑地捏着凝神诀靠了上来。他白天没有紫气，暂时还没发现温啸风已经强封元神逼出了残存的修为。

“老牛，你去迎宾楼把马掌教的夫人温倾仪叫上来。”我伸手推了金刚炮一把。

“有劳四哥。”温啸风冲金刚炮抬了抬手，他刚刚苏醒，虽然可以根据气息找到温倾仪，但还是由金刚炮前往比较合适。

“好，”金刚炮晃悠着走了出去，结果没走几步又回来了，“那两包药还在我房间里。”

“老八不用了，你吃了吧。”我摆手说道。强封元神能暂时止住温啸风身上的病痛。金刚炮掉头去了。

没过多长时间温倾仪便来到了紫阳大殿，温啸风见到温倾仪之后微笑着说出了一

个女人的名字。而温倾仪则恭敬地回答此人是她的太祖母。而温啸风把自己名号说出来之后，温倾仪这才知道眼前的这个英俊男子竟然是自己的太祖。

他们二人相认我和金刚炮自然不适合待在旁边，因此二人借故离开了。

“老八这么帅，那个女的真有福气。”金刚炮嘿嘿笑道。

“是老八有福气，重情重义的女子已经不多。”我摇头说道。

“啥意思？”金刚炮抬头看着我。

“他并不知道那个女人给他留下了血脉，而那女人独自一人抚养幼子却仍然让孩子随父姓，这就说明她一直深爱着老八。”

“她要是让孩子跟老爸姓呢？”金刚炮后知后觉。

“那就说明她不爱他了。”我挑眉笑道。

金刚炮甩手踏步回了观气轩。

“你干什么去？”我疑惑地问道。

“打老婆！”

金刚炮自然不会较真，更不敢动慕容追风一指头，两人的女儿跟母姓也是彼此相爱的表现，这家伙肯定是换鞋去了。

温啸风见过温倾仪之后，众人聚在一起吃了早饭，各自穿戴整齐，辰时三刻已到。

紫阳观开派大典开始……

开派典礼

开派典礼本应由本派的前辈主持，奈何紫阳观现在已经没什么前辈了。按理说没有前辈就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位次最高者主持，可惜的是我压根儿就不信任金刚炮这个浑货，开派大典非比寻常，这要是出点什么纰漏那可了不得，观礼的人这么多，一旦闹出了笑话丢人就丢大了。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由慕容追风主持。

慕容追风今日穿着一席白绢道袍，头顶通天冠，脚踏白云靴，一副出世道姑打扮。金刚炮和温啸风穿着的都是青色道袍，同戴通天冠，三人的拂尘也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而我则身穿紫色道袍，脚踏紫云靴，由于是正式礼仪，所以只手持白玉拂尘而没有佩带干将宝剑。

“你咋不戴帽子呢？”金刚炮伸手指着自己头上的通天冠冲我问道。这家伙头上戴着假发，挽的簪子太高了，帽子扣上去摇摇晃晃的。

“因为我是掌教。”我歪头笑道。自从摘下冰柳冠簪之后我就不再挽过头发，这么长时间我已经习惯了。

“吉时已到，入法台。”慕容追风率先走了出去。

“姐族长，没问题吧？”我看了一眼身旁的公羊倚风冲姐媚儿问道。

“于掌教安心，不会出岔子。”姐媚儿伸手帮公羊倚风整了整衣襟，转而退了下去。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公羊倚风只需一直安坐在法座上便可，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

五人离开紫阳大殿，来到主法台就座，这才由慕容追风出声迎请诸多观礼宾客，由于我尚未正式接掌紫阳观，所以仍旧坐在左侧最末的法座之上，身侧的温啸风坐姿随意，神情洒脱，嘴角微扬，微显笑意。公羊倚风的坐姿挺拔笔直，脸上的金色面具令其看起来严肃而神秘。相较之下金刚炮就显得格外别扭，由于云松雕刻的法座既宽且高，金刚炮身材矮胖，坐在巨大的法座之上双脚竟然不能着地。

原本就已等候多时的各派道友在知客弟子的引导下一一正位就座，不时有相识之人冲法台之上的我和金刚炮颌首为礼，我微露笑意给予点头回应，金刚炮也如法炮制，三点两点之下头上的道冠竟然险些脱落，看得我和慕容追风心惊肉跳，连忙冲他使眼色制止他再点头，而温啸风则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在他看来今世的金刚炮比前世的黄溯风要有趣的多。

众人就位以后，慕容追风离座起身，首先冲诸位道友不辞辛劳前往观礼表达了谢意，然后便开始介绍法台之上的五位主人，她的这一举动一来是向在座的众人介绍紫阳观的首脑人物，二来也有炫耀实力的成分存在。

“通天座下三圣真人亲传四弟子溯风真人。”慕容追风手指金刚炮冲众人介绍。一般情况下道士之间互相称呼都会谦虚的以贫道自称，而慕容追风以真人的称谓介绍金刚炮多少有点张扬的味道，不过金刚炮也的确拥有真正的紫气，所以也受得起一句真人。可惜他这个真人一到白天就拉稀了，充其量也就是个半吊子真人。

“无量天尊。”金刚炮蹦下法座冲众人稽首为礼，台下众人纷纷还礼。

“通天座下三圣真人亲传七弟子倚风真人。”慕容追风再指公羊倚风。

见到这一幕，我暗道糟糕，俗话说百密一疏，先前我只是叮嘱姐媚儿让公羊倚风安然就座，却忘记了他还要站起来冲众人行礼。

果不其然，公羊倚风对慕容追风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就是置若罔闻，自然也没有站起身稽首为礼。好在就在此刻观礼席上传来了一声娇咳，公羊倚风听到姐媚儿的咳嗽，紧张地转头左望，姐媚儿抬起衣袖作势掩口，暗示公羊倚风向众人行礼，后者方才起身冲台下众人稽了稽首，重新归座。

戴着金色面罩的公羊倚风本来就令台下众人感到疑惑，如此一来更是成了全场关注的对象，而姐媚儿的举动也被很多有心之人看在了眼里，众人纷纷冲姐媚儿投来了好奇的眼神，姐媚儿面对众人的目光丝毫不以为惧，反倒面露笑容，以能够拥有公羊倚风这等英雄人物为夫备感尊荣。

“通天座下三圣真人亲传八弟子啸风真人。”慕容追风见场面有点尴尬，连忙向众人介绍温啸风。

“无量天尊，贫道啸风子见过诸位仙长。”温啸风含笑站起稽首为礼，他为人洒脱随意没什么架子，一句“仙长”令诸多老年道人点头颌首心中大快。